

小小说

欠条

顾振威

腊月二十六这天,桂仙枝正在堂屋包饺子,耳畔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桂仙枝知道杨洪山骑着那辆红色摩托车,又来看看她家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盼了一年,总算把他盼来了!桂仙枝心里甜得像是喝了蜂蜜一样,美得像是看到了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叫你男人出来,他欠我三千二百八十块的工钱。”

十年前,杨洪山走着来要账,大脚板把落了层薄雪的地踩得咚咚响。他见了桂仙枝就亮起了大嗓门:“叫你男人出来,他欠我三千二百八十块的工钱。”

桂仙枝心里一惊:“男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这几天提心吊胆的,怕他出啥意外。空口无凭,你说欠你钱就欠你钱了?”

杨洪山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条子:“你瞪大眼睛看看,他打的欠条,签的有名,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桂仙枝用粗糙的双手摩挲着条子,还真是男人的字迹。眼见为实了,桂仙枝却摇了摇头:“这钱,我还不了。”

杨洪山腮帮子上的肉微微抽搐着,脖子上的青筋绽了出来。“他开的工钱其实不高,说是一年一算,不耽误过年。好不容易碰到个老乡,待我又好,我就信了他。做人总得讲良心吧?你凭啥不还钱?我走二十里路到这容易吗?你看我的手——”杨洪山说着就摊开粗糙的大巴掌让桂仙枝看,“夏天太阳烤人,能把人热死;冬天北风咬人,把手咬得都是皴裂的口子。”

桂仙枝脸上挤出一丝浅笑:“真

对不起大哥,不是我不想还,是我家男人没寄回来一封信,也没邮来一分钱。一家三口等着他的钱过年,我愁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你让我上哪弄钱还你?”

杨洪山用双眼扫视着,只见两个十多岁的孩子穿着破旧的羽绒服,家里冷锅冷灶的,哪有一丝过年的气息?

杨洪山的脸色平静下来了,他叹了口气:“过年割了几斤肉?”

“没割一两肉,鞭炮也没买。”

“就不能从亲戚邻居那里借点钱过年?”

桂仙枝抹起了眼泪:“男人外出时说是承包工程,从亲戚邻居那没少借钱。旧账没还,我咋有脸还去借钱?”

杨洪山的心软成了三月的柳条,说话的声音幽幽的,像叹息:“都说黄连苦,我看你比黄连还苦。说我难,我看你比我还难。”杨洪山说着就用右手在口袋里摸索,终于摸出两张百元纸币,放在桌子上。

“大哥,你真是个好!”桂仙枝哽咽着说。

“不是我说你,日子不好过,也不能散了精气神。过年,得有过年的样子,得把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的。说,要我做啥?”

“欠你的钱没还,哪敢劳你大驾?”

院子里狼藉着草毛缨子,杨洪山找了把笤帚,扫起了院子……

风箱的呱嗒声停了下来,桂仙枝把一碗弥漫着香气的面条递到杨洪山手中:“快趁热吃吧。”

杨洪山涨红着脸,摇了摇头。

“这大过年的不还钱,还让你饿着肚子回家,我这也过不踏实。”

这碗饭吃得杨洪山心里暖烘烘的。

这一年,过完春节,杨洪山就知道桂仙枝的男人病死在外面了,可后来他还是每年腊月二十六到桂仙枝家,留下二百块钱,劈了一堆柴后离开。

他留下的话让桂仙枝记了好多年:“我不是来要账的,是看看你家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大妹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就看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吧,两个孩子有出息了,你下半辈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大门“咣当”一声,走进来的还真是杨洪山,桂仙枝脸上蓦地笼上一丝喜色,又是倒水又是递烟的,还问杨洪山冷不冷、饿不饿、累不累。

杨洪山坐在沙发上,沉默如泥做的菩萨。

“大哥,我把饺子包好了,你今天别走了,在这吃顿饺子。”

杨洪山讷讷地说:“我看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学,你家的日子好过了。往后,我就不来了。”

桂仙枝心想:这是在下最后通牒了,欠下的钱,终究要还的。

“这次来,是想当着你的面撕了欠条。”杨洪山说。

“钱准备好了,你走时带着。”

“其实吧,欠条上的字都模糊不清了,撕不撕都一样。我当着你的面撕掉,是想让你放心,你不欠别人一分钱了。”

“别撕。”桂仙枝夺过杨洪山手里的欠条,用手抚平后,展开欠条让杨洪山看,“都是我不好,这些年总

是让你拿出欠条让我看。其实我是偷偷用手指摩挲欠条上的字。你看,字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知道。”杨洪山嘿嘿一笑,“你先把三千这两个字摩挲得看不清了,后来把二百也摩挲得看不清了。”

桂仙枝心里凛然一震:“这些年你总在腊月二十六这天来俺家接济俺,我算好了,该还你五千二百八十块钱。”

“看到你家的日子过得凄凄惨惨的,钱我早就不想要了。我一趟趟来,就是想看看你家日子过得咋样、两个孩子的成绩咋样。说句心里话,不来看一眼,年过不踏实。”

“欠的钱不还,我良心会不安的。”

“要了你的钱,我咋对得起死去的大兄弟?我毕竟在他手下干了一年。”

“大哥,你能当我的亲大哥吗?”桂仙枝鼻音挺重地问。

“我心里早认下你这个苦命的妹子了。”

桂仙枝的大儿子把停在外面的摩托车推进了干干净净的院子。

年前打春,又是一年春来早,天暖了起来,村里炸响着零星的爆竹声。喝着小酒,杨洪山在妹子家吃了顿热腾腾的饺子。

男人打的欠条最终也没有被撕掉,而是在桂仙枝家落了脚,后来被她那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大儿子珍藏。天久晴也有短暂阴雨的时候,每当他对生活感到迷惘时,就会拿出皱巴巴的欠条,双眼久久凝视着,直至凝视得眼角湿润……

诗歌

蟋蟀(外一首)

尚纯江

秋夜,谁在窗外
弹奏一首小夜曲
绵绵不绝的韵律
让嫦娥翩翩起舞

芦苇
走上深夜的舞台
摇晃着花白的头发

荷叶
跳进秋水的舞池
在月色里划动着脚步

蜻蜓和青蛙
静静地聆听
蟋蟀弹奏的这首小夜曲

这曲子平平仄仄
让月亮一夜难眠
让星星迈动舞步

霜降

那一缕炊烟曾是梦里的故乡
冷寂的月光照亮了回家的路

枯黄的草尖顶起星光的露水

风起
打湿了匆忙的脚步
积蓄已久的乡恋
一如秋风里的黄叶
如泣如诉

芦荻已把秋水望穿
一缕相思
在一条小溪里等瘦了风骨
那一叶归舟
摇来了南飞的大雁
眺望故乡的芦苇
一夜白了头发

乡情,是在田野间悄悄盛开
还是在东篱菊花中绽放
天际间的白云
吹老了岁月

秋天,已到尽头
我想抓住黄昏的一抹红云
那一树红枫
映红了晚霞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趣



孙红光 摄

随笔

一束光的暖

刘继兴

一束光,从窗棂滚落下来,躺在了我的床头,让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开启了我的生命导航。

这光是从我的病友那里反射过来的。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老天爷违背人愿,突然下了一场雪。于是一时间病魔肆虐,医院里患者爆满。而我得的并非季节性感冒,却比感冒更可怕——肠道里多出一个肉疙瘩,需要手术。于是,我不得不听从医生建议,住进了医院。

疾病对人生是一种摧残。让我痛心的是与我同室的那位病友,他刚踏进30岁的门槛,不幸却悄悄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得了一种怪病,导致肚子疼,疼起来在床上直打滚儿,痛苦不堪。我俩床挨床,我第一眼看到他便想到一个词:风华正茂。我问他做啥工作的,他说他在省城一家饭店当厨师,月收入万元左右,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全靠他一个人养活,没想到自己却被病魔缠住了。我问他都做了哪些检查,他告诉我该查的都查了,就是找不到病因。因为找不到病因,医生不敢用药,只能打止痛剂缓解他的疼痛。这不能令人担忧,他还这么年轻,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呢?我很想找些贴切的话安慰他,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但一时词汇匮乏,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不敢想象,家里如果没有了

他,该是怎样一种凄惨景象!但此刻面对病魔,大家却束手无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医术高明的医生。

夜深了,我在睡梦里突然听到一阵铃声,以为是自己的手机,急忙去枕边摸索,却听到旁边床上传来了很小的对话声:“你睡了吗?肚子还疼不?”“还行。”或许是怕别人听到,病友的回复声很小,有些含混不清,顺手又把手机音量调低了。我知道他是怕惊扰到我。从病友说话的语气看,对方应该是他的妻子,他们在视频通话。妻子好像在诉说牵挂和担忧,说着说着竟抽噎起来。病友并没有过多安慰,多数时候沉默着,只有到了非答不可时,才用“嗯”“是”“好”来接话,但声音低得不能再低。如果不是被铃声惊醒,我或许根本听不到。从双方的通话里,我分明听出了压抑感。这时我很想起身去厕所,却意识到暂时不能去,因为对方在通话。如果这时候去,会让对方想到是他的通话把我惊醒了,那样他或许会把通话中断……他这样顾及我,我也得真心实意照顾他。这样想着,我便装熟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妻子终于止了哭,好像在说夫妻之间的私密事。病友警惕地起身,朝我瞄了一眼,大概是看我醒没醒,接着小心翼翼地地下床,一边小声应着,一边朝卫

生间走去。而此刻的我,只能默默忍受着折磨,但内心却有了一种暖——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居然还会有人在乎我。而自己呢,似乎也在为别人做着什么,不管对方能否意识到,我都尽了一份力。有时候,人的情感交流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包容和自律。从对方的言行举止里,我深深感受到,病友一定是个非常自律的人,在自己遭遇不幸的时候,居然还能给别人着想,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想到这,我忽然生出一种感动,这感动,应该是人类灵魂里固有的。究竟是种什么东西呢?我一时说不清。

美丽的大自然是靠温度调节的,温度是生命的摇篮和催化剂。人的生命离不开合适的温度,这不仅体现在身处大自然中对温度的适应和调节上,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包容上。此时此刻,我非常理解病友的妻子,她之所以要等到夜深人静才与心爱的人通话,很可能是出于无奈。因为她要照顾三个孩子,或许还有农活等待她去做。白天顾不上,只能等到晚上。要不是两人约好的,等孩子熟睡后才联系,因为这样说话方便些。或许她压根就没有想到此刻丈夫有诸多不便。或许虽然想到了,但由于情感所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当然,最

了解妻子的还是丈夫,他虽然知道此刻身边有诸多不便,却不忍拒绝,因为那样会给妻子带来伤害。他知道妻子和他同样是家庭的顶梁柱,眼下这个家全靠她支撑,她已经够坚韧顽强了,伤害谁也不能伤害她!更何况此刻她在向自己传递着亲情爱意!想到这,我身体虽然遭受着委屈,却甘愿隐忍着,我不想因为我而惊扰或中断他们的通话,如果说需要为这个“团圆”中的病友做点什么的话,那么,不打扰他们通话,或许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两眼望着天花板,幻想着小伙子康复出院那一天,当他见到妻子和儿女时,该是怎样一种心情,是感恩还是庆幸?他不会知道,我此时的隐忍尴尬。我也不需要让他知道。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当一个人摒弃私心杂念,处处为他人着想时,心胸就会坦荡得像大海一样。人一生,无论官职大小、财富多少,最终让人敬佩感念的,是他做了哪些“傻”事、有着怎样的情怀。

生活需要温良,生命需要慰藉,善恶只在一念之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爱应该是一束光,当一个人独处幽暗时,应该想法把心灯点亮,在驱赶幽暗、散发温暖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受益者。

心随此报共翱翔

王向灵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周口日报》已走过近35个春秋。此时此刻,手捧一张近期的《周口日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与《周口日报》结缘的点点滴滴顿时浮现在眼前。

1991年,是《周口日报》创刊的第二十个年头。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在办公室拿起一张《周口日报》反复阅读,顿时被报纸的版面设计和内容所吸引。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张有内涵、有故事、有情怀、有分量的报纸,瞬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同时,看着别人的新闻稿件变成了铅字,我也萌生了投稿的念头。

1991年8月,我整理了一篇《周营乡汇编小麦高产经验50例》的稿件,投寄到《周口日报》编辑部。不承想,3天后稿件竟在2版刊发了。这篇仅有128字的外女作,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从此,我爱上了《周口日报》,每期报纸一到,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渐渐地,我发现《周口日报》是指导地方工作的好老师,“宣传地方工作的好平台”。她从每一个版面、每一期报纸入手,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始终坚持着权威性、指导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统一,以其高格调、高品位为各级政府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平台。仔细阅读,里面有最新鲜的时政新闻及解读,也有许多生动的文史资料;有通讯员的斐然文采和真挚灼灼,也有来自基层一线普通民众的真实声音……报纸散发的那缕缕油墨清香,化作一种特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鼓舞着我。

从那时起,《周口日报》就成

为了我的良师益友,而我也成为了她的忠实读者和撰稿人。

我经常白天采访,夜间加班加点整理稿件,经领导审阅并加盖公章后,把稿件及时邮寄到报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的新闻稿件和文艺作品不断见诸报端。2005年至2007年,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周口日报》优秀通讯员。

与此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惊喜,那就是编辑老师对我文稿的点评,让我洞悉写稿时应更加关注报道的主题和栏目设置。每当夜深人静或凌晨醒来,我会躺在被窝里,打开《周口日报》电子版,仔细揣摩版面、栏目,以便有的放矢。在《周口日报》编辑老师的指导下,2015年至今,我的一些作品不断在《周口日报》发表,并有多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发表。

如诗如画的情缘,结识在如诗如画的春天,扣动的是心中熠熠的期愿。在前进的道路上,是《周口日报》给了我营养丰富的“牛奶”和“汉堡”,也让我敞开心扉,提升了精气神。

如今,《周口日报》即将迎来35岁生日,这让每一个像我这样的新闻爱好者、恋人,百感交集、精神振奋。

笔端倾诉真情意,心随此报共翱翔。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与《周口日报》的那份浓浓情缘,会绵延下去。一句话,《周口日报》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我对她的爱历久弥坚,我愿终生与《周口日报》风雨同舟、结伴同行。

最后,我还要由衷地祝福良师益友《周口日报》一路顺畅,越办越好!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